



# 倾听坚硬中的静与柔软

□ 侯建臣

我喜欢回到自然,比如坐在崖壁之上听时间断裂的声音,比如走在细沙小路之上感觉渺小与平凡,比如与一池清水对视感觉静下面的深邃,比如坐在一片干枯很久的湖面中间,任风把那些瘦弱的杂草吹动,让自己的心在那一刻陷入绝望……

是的,我喜欢这所有的一切。我还喜欢深入某一种“核心”,看地火安静下的漠然与积聚后的狂放,并等待那个山崩地裂的时刻。然而大多数的时候,我还是更喜欢静啊,有一种静让我如一缕轻烟,只按自己的方式飘动,没有方向,也没有目的;有一种静让我如一个空壳,只发出一种无意识的声音,然后如叶片一样飘落;有一种静让我变得柔软到贴近了空气,并变成空气的一部分,那样的时候,我已经变得无“我”,或者是一缕轻烟,或者是一粒尘埃,或者是一丝空气,或者是一片蝉翼,或者只是晨露掉落时那溅出的一小点一小点微弱的水声……

有一天我看到了那种静。也或者我并不是看到的,而是那静用它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流入我心底深处的某一个地方。

那是一个人的雕塑。

在大同工艺美术界,没有人不知道李志正,也没有人不知道他的雕塑作品。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,用心参悟,用神体会,用手实践,李志正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

雕塑家,并拥有了高级工艺美术师、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员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等众多头衔。然而无论李志正老师头上有多少光环,我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一种从心底流淌出来的静与安详。是的,似乎只有这两个词更能概括他的那种意境。

李老师雕出来的大佛,目光低垂,厚唇微启,饱满和润的脸上含着浅笑,似在微笑,又像是聆听,周围一切都是静的,阳光、空气、水……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种“静”里变得纯净而祥和。当然,这种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静”,而是源于心灵的静,发乎自然的静,且是十分纯粹的静。

从此我喜欢上了这雕塑,也喜欢上了这种静。

后来认识了李志正老师,原来他的身上就有一种“静”。

李老师说过:“柔是生的法则,人法自然就是要守柔,守柔曰强。面部及身体的造型高度概括、刚柔相济、洗炼简洁到极至。这正如一位建筑大师讲的‘简洁就是丰富’的道理。”

守柔若强,大道至简,没有经过生活的锤炼,不会体会到这样浅显却又深刻的道理。童年时父亲的特殊遭遇、少年时母亲和姐姐的离开、青年时遭遇的特殊灾难

……生活用超强的高温严酷地锻打着李志正老师,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,也用坚强回应着生活。他不满足于在矿井里爬上爬下,有一天拿起了画笔,想把心灵深处的世界万物描画出来;不经意间走进云冈,云冈佛的神韵让他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境界。“在临摹研究中,时间长了像是进入了一种磁场,犹如打座,屁股仿佛着了地,但又坐得特别稳。在创作过程中,学会了欣赏美、追求美,完美了人格,明白了人生的指向……在创作过程中,已不是在做手工,而是在修炼心性,力求进入先贤的理想境界,完成传神形象,告慰先贤在天之灵。”

因为进入了某种状态,李志正老师的雕塑总是与众不同。他雕出的弹琵琶的仕女,长裙飘飘,专注地弹着琵琶,形似在动,却飘逸着静态的美,看之总觉得柔美的乐声在天地间萦绕,让人生出无限遐想。他所雕塑的英雄,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,比如女娲,即便是做一件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情,补那头顶上有了破洞的天,也充满了柔性,充满了温暖,充满了一个人从心里流出来的善与真。补“破”天是艰难的,但从李志正老师的作品《女娲补天》能感受到一位母亲举起“补丁”时的不急不躁与洒脱从容。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拿腔作态,人类共同的母亲说着话或者只是哼着我们熟悉的小调,就完成了“补天”

壮举。看完了这个作品,你忍不住会抬起头来看看高远的天空。天空湛蓝,你会感觉到天空所有的蓝都是女娲修补上去的;或者天上有云,你会感觉到在那云下正有一个曼妙的身子举着双手,慢慢地向上,慢慢地向上……

李志正老师的雕塑作品神韵皆备,自然大气,他创作了《祈福》《运转》《铁牛的传说》《云中伎乐图》《清风朗月》、云冈佛头造像、云冈飞天浮雕造像和大同华严寺辽金造像系列等。作品曾获轻工部一等奖、全国旅交会二等奖、香港专刊金奖、全国展览奖、省优秀设计奖等。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因为有追求,李志正老师在成年累月的“悟”与“磨”中提升了品格;因为不断地追求,他把他的感悟融进作品,让人感受到了美也感受到了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幽远而又切近的“净”与“静”。

而我每每看李志正老师的作品,不像是看,更像是在听,倾听那些坚硬中的静与柔软。



## 秋阳下的快乐

儿时,每到秋天,秋蛉儿和揪老根儿就是这个季节馈赠给孩子们最好的玩具和礼物。

秋蛉儿是昆虫。身体绿色,或褐色,腹部大,翅膀短,善于跳跃,爱吃植物的嫩叶和花,眼睛像两颗黑色的明珠。它爱唱歌,炎热的中午唱,静谧的夜晚也唱。那像是滑轮的响声,很不引人注意,又像是干皱的薄膜隐隐约约地窸窣作响。在这喑哑而连续不断的低音中,时不时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急促、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,这便是秋蛉儿的歌声和乐段。

那时,我们经常在同院大哥哥大姐姐的带领下,去城外庄稼地或御河边的草丛中捕捉秋蛉。再后来,我们同龄的小伙伴结伴去文瀛湖处也能捉到秋蛉了。就在文瀛湖附近的大沙沟边,就能听到一声声秋蛉的叫声,那声音好听,悦耳响亮。我们凭借声音定了位置,边走边翻草叶细细寻找。忽然就能看见一只绿油油的秋蛉趴在草叶上,如此反复,只一会儿工夫,七八只秋蛉就逮到手了。后来,我们还用秫秸秆皮编制了好几个秋蛉笼子,大伙相互切磋,把小笼子越编越精致。把捕到的秋蛉放进自制的小笼里,内铺一个布垫,上面放上几片大白菜绿色的叶子,这就是秋蛉儿的家了!

逮秋蛉儿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,但玩秋蛉儿是每个孩子都经历的童年往事。小时候,一过立秋,大同城里的小巷口就经常会出现卖秋蛉的。小贩们在城外田间草丛中,寻声捕捉鸣叫的秋蛉儿,装在大笼子里。回到家,用秸秆或麦秸编成各式各样的小笼子,在封口前把秋蛉儿放进去,一只笼儿装一个。再把这些小笼子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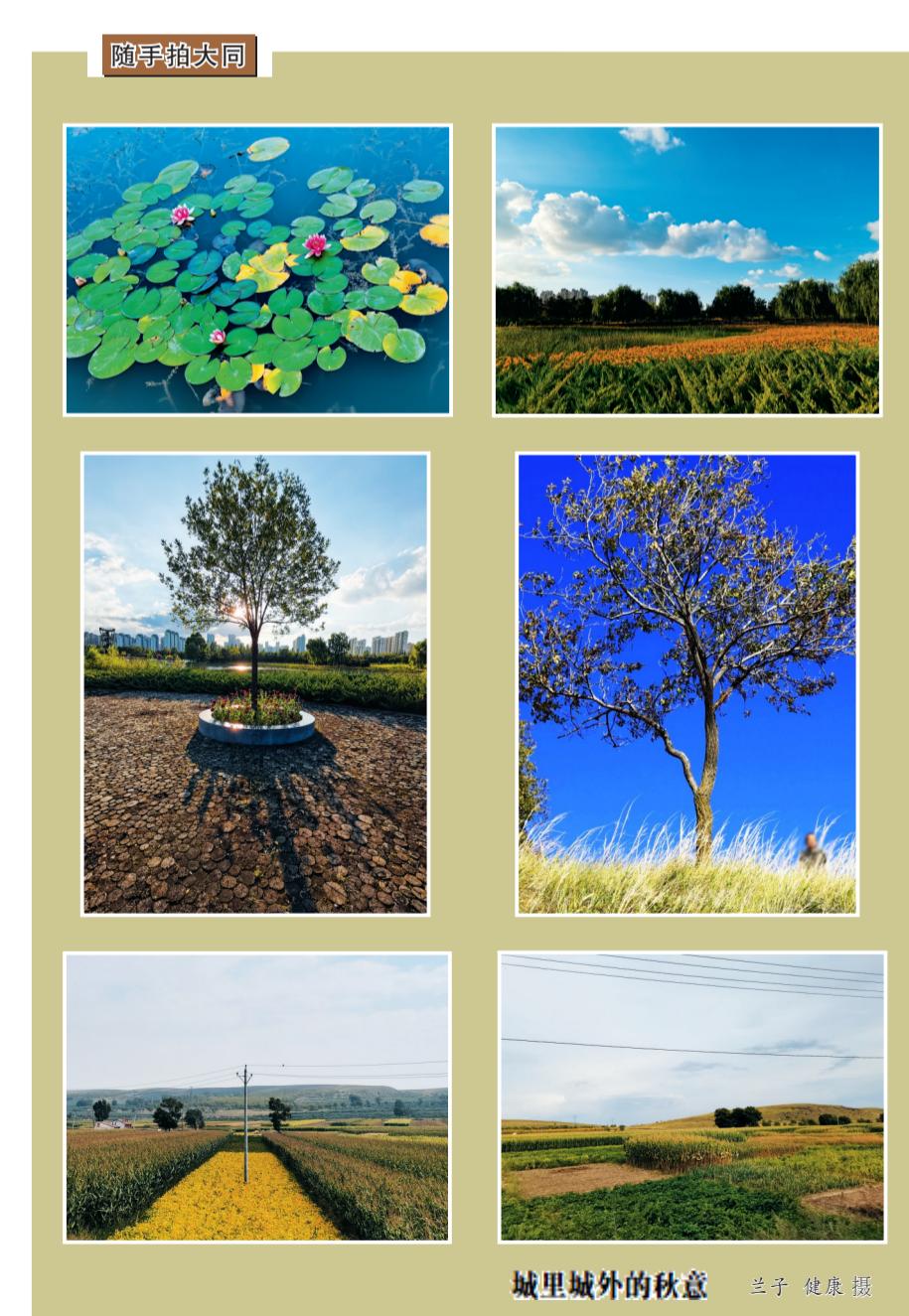
挂一根长木棍上,走街串巷,几十个秋蛉儿一齐叫唤,那叫一个热闹,把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少爷们吸引出来,围着品评、挑选。人们选择秋蛉儿时是要有眼力的:首先要全须全尾儿、叫声悦耳的,其次是颜色正、品相好的。依个人的喜好选择,还要挑个头大,欢蹦乱跳的。秋蛉儿越是活泼爱动越有人缘。买秋蛉儿一般都是买两个,成双成对,首先双数是吉利数,其次两只秋蛉儿做伴,可以相互嬉戏,叫得更欢。买回来挂在藤萝架或房檐下,秋蛉儿的鸣叫成了四合院的天籁之声。

而随着秋风扫落叶的日子到来时,就是大同孩子们玩拔老根儿的好日子,小孩儿专捡大片的老杨树叶,捋掉枯黄叶片只留半干的叶柄,如此成为两个孩童相互较量的玩具——揪老根儿。双手捏紧一根老根儿的两端,两根老根儿相互勾搭在一起,各自用力,老根儿被拉断的一方认输。

有的老根儿可以“御敌”众多而毫发无伤,它被孩子们尊为“宝根儿”。其中的秘笈除了植物的自身因素外,主要是看自我“闷制”老根儿的本事了。所谓“闷”就是把老叶根儿放在鞋里捂着,虽然难免有些酸臭,但如此而得的老根儿韧劲最强。也有人说用盐水泡过的老根有韧性,还真有人如法炮制,但据说效果一般。而当时,为了得一支“宝根儿”,我不惜用自己心爱的花杆铅笔找同学换,大胜一场后就将它塞在臭球鞋里,十天八天任凭它硌脚也舍不得丢掉。

如今孩子们的玩具哪需分四季,而且丰富多样,但是比快乐,过去循着四季“开发”出纯天然玩具的孩子们恐怕未必会输。

刘印军



城里城外的秋意

兰子 健康 摄

